雨天文友爽约记

扬　江（上海，公务员）



漫画 / 崔泓

前两天约好的，四位文友周日午餐后茶叙。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小时不到，文友H兄来电：“看样子要下暴雨了，不方便来啦，我向你请假。”我虽然感到遗憾，却明白不能勉强别人。

我是发起人，所以最早抵达茶室。天际电闪雷鸣，我看分针快指向约定的那一刻了，便拨了G兄的手机，他接了。问他到哪儿了，他说还没出门呢！他住沪西，到这儿坐地铁得个把小时——他这未免也太笃定了吧？我又拨了张兄手机，他说刚才家里修空调，刚修好，现快坐上地铁了。有事耽搁嘛，无伤大雅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已到。

G兄突然来电，告知快到地铁口了，发现家里窗户没关好，要返回，就不过来了。我有些失望。四位文友喝茶的规模，是我从严把握的，便于集中交谈；此外，G兄最近一个人在家，我本来还想请他一起吃晚饭的。于是又与G兄语音互动几次，但他表示这次还是算了，我遂作罢。

张兄到了，此时暴雨未至，不过他早已备好了伞。四人会变成了两人会，也无关大碍。张兄是一位诗人，我们以诗为主题，谈当下的诗坛，谈刚出炉的鲁奖作品，谈自己的诗歌创作，清茶一杯，雅致而淡然。我留张兄晚餐，他说不了。到四点半，我们结束茶叙。但室外一阵瓢泼大雨，人撑着伞也难免被打湿。张兄建议稍等一会。我也料定，这暴雨不会持久，两人便在大堂又小坐一会。果不其然，不消半小时，雨水稀疏，我俩合撑一把大伞，一点也没淋到雨。

古代诗人冒雨访友，留下许多佳话轶事，体现出文人墨客特有的诗情画意和豪爽品格。比如宋代的姚镛，他一首题为《访中洲》的诗曰：“踏雨来敲竹下门，荷香清透紫绡裙，相逢未暇论奇字，先向水边看白云。”还有明朝的杨巍，其《雨夜董信溪过访》诗云：“卧病沧江上，柴扉昼不开，况兹风雨夕，乃有故人来。绕屋吟黄叶，疏灯照绿苔。平生丘壑意，共尽掌中杯。”雨夜老友到访，品酒交心，冷雨的环境偏偏烘托出诗人的情怀。雨天文人品茗深谈，在我心里，始终是一种经典的意象。

今天很遗憾，时常茶叙的H兄和G兄，都是诗人，还各有绘画和评论之大才，却因暴雨雷电，缺席了一场雨天闲谈，让我总觉得失落了点什么。我当天给他们发了几个字：雨天文友爽约记。并附上一个抱歉图案，既有寓示，亦算是调侃。H兄连续发了浦西某地街头积水的视频，G兄则回馈我高竖的大拇指和龇牙的图案。我对这两位当代文人也表示理解，默默一笑。